春秋集義

二

序也然則公室子孫逆女以卑者行則順以尊者行則逆

胡安國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惄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

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
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
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
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
其旨則精義隱矣
朱熹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
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
是聖人筆削如何得見聖人之意

夏季孫行父如齊

謝湜曰左氏謂請會于齊

胡安國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盖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

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程氏學曰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諸侯專放大夫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謝湜曰放屏棄之詞放驩兜於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其上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遠之地若擯

之不使得為民病也衛晉之鄰也以甲父不忠于晉
而放之于衛是以晉之禍移之于鄰國也書放甲父
于衛著其失也舜之四刑放重于流竄重於放殛重
于竄
胡安國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
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
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
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曳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

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
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
桃園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
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呂祖謙曰放胥甲父于衛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父
俱敗軍謀何故獨放甲父此見趙宣子私意處當時
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為是親不敢行法耳此莫是自
文公以來開此端隙魏犨與顛頡俱爇曹負羈之宮

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視倫紀為弁髦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胡安國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

程頤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謝湜曰宣公懼大國見討故以濟西田賂齊春秋以齊人取我田為文者罪齊侯受賂容逆也罪齊侯受賂容逆而魯國之惡見矣貶齊侯故書人公子遂如齊子卒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然則殺適立庶皆公子遂結齊而為之也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

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呂祖謙曰齊人取濟西之田濟西田初是曹故地晉

文公取之以分與魯今魯又賂齊只是交割前日請

會之賂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胡安國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

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濳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吕祖謙曰楚侵陳遂侵宋陳與宋相近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安國曰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襃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

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

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

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胡安國曰宋人弑君既列于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

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

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

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盖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

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也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程頤語録或問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盾之

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
此句要人會得若出而反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
遂不反乃可免也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
齊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
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
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盖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

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令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
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養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
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
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
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來許多說話自
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
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又曰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想是

他本意如此然則此罪首合是誰做

呂祖謙曰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太史既如此書時諸侯之國史皆從此書然當時趙盾亦不為無意使盾無意時反討賊也又縱使趙穿追公子黑臀看前時盾說棄人用犬之句已自有無君之心觀太史言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屬可見宣子弑君分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此恐非

夫子之言不然恐記有差訛如為法受惡此句亦未見得惜也越境乃免一句恐未必如此豈有弑君之後纔出境便可免其罪宣子既不能討賊而又使趙穿逆成公此見其弑君甚分明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不殺董狐此亦見其得處

又曰趙穿弑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弑其君蓋弑雖是趙穿其情實為趙盾出去了弑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為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謝湜曰牛在滌曰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聖人事天其敬至矣郊牛口傷牛為鼷鼠食皆即

以為牛而不以為牲也聖人於郊一物一事無不致其誠敬之心也有誠敬之心則天事安有不善耶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春秋因其變而書其郊罪魯人失誠敬之心也有牲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不郊

胡安國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

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太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胡安國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謝湜曰弑逆公子宋之謀也書曰公子歸生者歸生國之正卿也歸生苟無不臣之心則公子宋安敢肆為大逆哉春秋推原首惡而歸之歸生以其為國股肱而私縱逆惡晉靈之難不以歸穿而以歸盾鄭靈之難不以主宋而以主歸生所以責輔臣報國之忠也春秋杜患之意微矣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

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胡宏曰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

赤狄侵齊

謝湜曰齊不能討赤狄故再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謝湜曰比年如齊以平州之會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程頤語錄或問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

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謝湜曰高固逆子叔姬與莒慶逆叔姬同意時君之

女稱子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
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爲别于先公之
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
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毁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
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産辭而
却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
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
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

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畀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胡安國曰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耳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嫡立庶往謀于齊而與得臣

非事出境故書來來同高固故書及觀高固不率如
此而君失御臣之道可知矣
胡安國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
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
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
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
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
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

謝湜曰杜氏謂公立衛始修好

胡安國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致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謝湜曰萊小國

夫受命以出雖死以尸將事可也未致君命而復則有廢命之罪矣至黄乃復罪其專也教書不至遂書至黄者不至則無進意其復以不敬也至黄則有進意其復以疾也不至而復遂返之辭也至黄乃復不可進而後返之辭也然則教與遂其廢君命一也其為罪則異矣乃反前之詞

胡安國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

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
入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
共積一日遷次令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
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
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胡安國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

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朱熹曰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

必書名

謝湜曰古者哀樂不同日有哀戚之心則不能致其樂有喜樂之心則不能致其哀故也祭吉事也君方祭以喪入告非禮也其告也廢祭則為不敬廢卿佐之喪則為忘哀君於喪祭不得全其事矣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君祭在廟而以哀入告也繹明日又祭也以喪入告則君有哀戚之心而祭不可以終矣壬午猶繹著其忘哀也繹書猶以明可已而不已

而吉禘則所失在祭故祭書名

胡安國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

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格也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

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父子今仲

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

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

左氏載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
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謝湜曰嬴氏文公妾宣公母
胡安國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
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
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見之則禘於
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

為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為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隨越却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氊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渤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起海外分崩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渤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吳越盛五胡衰氐羌繼之氐羌盛後來苻堅

衰慕容鮮卑繼之氐羌衰所謂孛頭元命繼之自此更為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為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是天道不息處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謝湜曰雨不克葬葬無雨備也日中而克葬以雨其葬緩也葬人子之大事也卜日而葬敬大事也虞葬同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日中虞之時也魯之葬

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
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
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
而書即位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
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
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
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
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